宋史/卷44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四十三 ◄

宋史
卷四百四十四　列傳第二百三　文苑六

► 卷四百四十五

黃庭堅 晁補之弟:詠之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劉跂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弇

黃庭堅

黃庭堅，字魯直，洪州分寧人。幼警悟，讀書數過輒成誦。舅李常過其家，取架上書問之，無不通，常驚，以為一日千里。舉進士，調葉縣尉。熙寧初，舉四京學官，第文為優，教授北京國子監，留守文彥博才之，留再任。蘇軾嘗見其詩文，以為超軼絕塵，獨立萬物之表，世久無此作，由是聲名始震。知太和縣，以平易治。時課頒鹽筴，諸縣爭占多數，太和獨否，吏不悅，而民安之。

哲宗立，召為校書郎、《神宗實錄》檢討官。踰年，遷著作佐郎，加集賢校理。《實錄》成，擢起居舍人。丁母艱。庭堅性篤孝，母病彌年，晝夜視顏色，衣不解帶。及亡，廬墓下，哀毀得疾幾殆。服除，為祕書丞，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。紹聖初，出知宣州，改鄂州。章惇、蔡卞與其黨論《實錄》多誣，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，摘千餘條示之，謂為無驗證。既而院吏考閱，悉有據依，所餘才三十二事。庭堅書「用鐵龍爪治河，有同兒戲」，至是首問焉。對曰：「庭堅時官北都，嘗親見之，真兒戲耳。」凡有問，皆直辭以對，聞者壯之。貶涪州別駕、黔州安置，言者猶以處善地為骫法。以親嫌，遂移戎州。庭堅泊然，不以遷謫介意。蜀士慕從之遊，講學不倦，凡經指授，下筆皆可觀。

徽宗即位，起監鄂州稅，簽書寧國軍判官，知舒州，以吏部員外郎召，皆辭不行。丐郡，得知太平州，至之九日，罷主管玉隆觀。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，挺之執政，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，上其所作《荊南承天院記》，指為幸災，復除名、羈管宜州。三年，徙永州，未聞命而卒，年六十一。

庭堅學問文章，天成性得，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，學甫而不為者。善行、草書，楷法亦自成一家。與張耒、晁補之、秦觀俱游蘇軾門，天下稱為四學士，而庭堅于文章尤長於詩，蜀、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，故稱「蘇、黃」。軾為侍從時，舉以自代，其詞有「瓌偉之文，妙絕當世；孝友之行，追配古人」之語，其重之也如此。初，遊灊皖山谷寺、石牛洞，樂其林泉之勝，因自號「山谷道人」云。

晁補之

晁補之，字無咎，濟州鉅野人，太子少傅迥五世孫，宗慤之曾孫也。父端友，工于詩。補之聰敏強記，纔解事即善屬文，王安國一見奇之。十七歲從父官杭州，稡錢塘山川風物之麗，著《七述》以謁州通判蘇軾。軾先欲有所賦，讀之歎曰：「吾可以閣筆矣！」又稱其文博辯雋偉，絕人遠甚，必顯於世。由是知名。

舉進士，試開封及禮部別院，皆第一。神宗閱其文曰：「是深於經術者，可革浮薄。」調澶州司戶參軍，北京國子監教授。元祐初，為太學正，李清臣薦堪館閣，召試，除祕書省正字，遷校書郎，以祕閣校理通判揚州，召還，為著作佐郎。章惇當國，出知齊州，群盜晝掠途巷。補之默得其姓名、囊橐皆審，一日宴客，召賊曹以方略授之，酒行未竟，悉擒以來，一府為徹警。坐修《神宗實錄》失實，降通判應天府、亳州，又貶監處、信二州酒稅。徽宗立，復以著作召。既至，拜吏部員外郎、禮部郎中，兼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官。黨論起，為諫官管師仁所論，出知河中府，修河橋以便民，民畫祠其像。徙湖州、密州、果州，遂主管鴻慶宮。還家，葺歸來園，自號「歸來子」，忘情仕進，慕陶潛為人。大觀末，出黨籍，起知達州，改泗州，卒，年五十八。

補之才氣飄逸，嗜學不知倦，文章溫潤典縟，其淩麗奇卓出於天成。尤精《楚詞》，論集屈、宋以來賦詠為《變離騷》等三書。安南用兵，著《罪言》一篇，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為五管郡守，及修海上諸郡武備，議者以為通達世務。從弟詠之。

從弟 詠之

詠之，字之道，少有異材，以蔭入官。調揚州司法參軍，未上。時蘇軾守揚州，補之倅州事，以其詩文獻軾，軾曰：「有才如此，獨不令我一識面邪？」乃具參軍禮入謁，軾下堂挽而上，顧坐客曰：「奇才也！」復舉進士，又舉宏詞，一時傳誦其文。為河中教授，元符末，應詔上書論事，罷官。久之，為京兆府司錄事，秩滿，提點崇福宮，卒，年五十二，有文集五十卷。

秦觀

秦觀，字少游，一字太虛，揚州高郵人。少豪雋，慷慨溢於文詞，舉進士不中。強志盛氣，好大而見奇，讀兵家書與己意合。見蘇軾于徐，為賦黃樓，軾以為有屈、宋才。又介其詩于王安石，安石亦謂清新似鮑、謝。軾勉以應舉為親養，始登第，調定海主簿、蔡州教授。元祐初，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，除太學博士，校正祕書省書籍。遷正字，而復為兼國史院編修官，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。

紹聖初，坐黨籍，出通判杭州。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，貶監處州酒稅。使者承風望指，候伺過失，既而無所得，則以謁告寫佛書為罪，削秩徙郴州，繼編管橫州，又徙雷州。徽宗立，復宣德郎，放還。至藤州，出遊華光亭，為客道夢中長短句，索水欲飲，水至，笑視之而卒。先自作挽詞，其語哀甚，讀者悲傷之。年五十三，有文集四十卷。

觀長於議論，文麗而思深。及死，軾聞之歎曰：「少游不幸死道路，哀哉！世豈復有斯人乎！」

弟：覿，字少章；覲，字少儀，皆能文。

張耒

張耒，字文潛，楚州淮陰人。幼穎異，十三歲能為文，十七時作《函關賦》，已傳人口。遊學于陳，學官蘇轍愛之，因得從軾遊，軾亦深知之，稱其文汪洋沖澹，有一倡三歎之聲。

弱冠第進士，歷臨淮主簿、壽安尉、咸平縣丞。入為太學錄，范純仁以館閣薦試，遷祕書省正字、著作佐郎、祕書丞、著作郎、史館檢討。居三館八年，顧義自守，泊如也。

擢起居舍人。紹聖初，請郡，以直龍圖閣知潤州。坐黨籍，徙宣州，謫監黃州酒稅，徙復州。徽宗立，起為通判黃州，知兗州，召為太常少卿，甫數月，復出知潁州、汝州。崇寧初，復坐黨籍落職，主管明道宮。初，耒在潁，聞蘇軾訃，為舉哀行服，言者以為言，遂貶房州別駕，安置于黃。五年，得自便，居陳州。

耒儀觀甚偉，有雄才，筆力絕健，于騷詞尤長。時二蘇及黃庭堅、晁補之輩相繼沒，耒獨存，士人就學者眾，分日載酒肴飲食之。誨人作文以理為主，嘗著論云：「自《六經》以下，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，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。故學文之端，急於明理，如知文而不務理，求文之工，世未嘗有也。夫決水于江、河、淮、海也，順道而行，滔滔汩汩，日夜不止，沖砥柱，絕呂梁，放於江湖而納之海，其舒為淪漣，鼓為波濤，激之為風飆，怒之為雷霆，蛟龍魚鱉，噴薄出沒，是水之奇變也。水之初，豈若是哉！順道而決之，因其所遇而變生焉。溝瀆東決而西竭，下滿而上虛，日夜激之，欲見其奇，彼其所至者，蛙蛭之玩耳。江、河、淮、海之水，理達之文也，不求奇而奇至矣。激溝瀆而求水之奇，此無見於理，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，反覆咀嚼，卒亦無有，文之陋也。」學者以為至言。作詩晚歲益務平淡，效白居易體，而樂府效張籍。

久於投閑，家益貧，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，謝不取。晚監南嶽廟，主管崇福宮，卒，年六十一。建炎初，贈集英殿修撰。

陳師道

陳師道，字履常，一字無己，彭城人。少而好學苦志，年十六，摎以文謁曾鞏，鞏一見奇之，許其以文著，時人未之知也，留受業。熙寧中，王氏經學盛行，師道心非其說，遂絕意進取。鞏典五朝史事，得自擇其屬，朝廷以白衣難之。元祐初，蘇軾、傅堯俞、孫覺薦其文行，起為徐州教援，又用梁燾薦，為太學博士。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，改教授潁州。又論其進非科第，罷歸。調彭澤令，不赴。家素貧，或經日不炊，妻子慍見，弗恤也。久之，召為祕書省正字，卒，年四十九，友人鄒浩買棺斂之。

師道高介有節，安貧樂道。于諸經尤邃《詩》、《禮》，為文精深雅奧。喜作詩，自云學黃庭堅，至其高處，或謂過之，然小不中意，輒焚去，今存者才十一。世徒喜誦其詩文，至若奧學至行，或莫之聞也。嘗銘黃樓，曾子固謂如秦石。

初，游京師踰年，未嘗一至貴人之門，傅堯俞欲識之，先以問秦觀，觀曰：「是人非持

刺字、俛顏色、伺候乎公卿之門者，殆難至也。」堯俞曰：「非所望也，吾將見之，懼其不吾見也，子能介於陳君乎？」知其貧，懷金欲為饋，比至，聽其論議，益敬畏，不敢出。章惇在樞府，將薦於朝，亦屬觀延致。師道答曰：「辱書，諭以章公降屈年德，以禮見招，不佞何以得此，豈侯嘗欺之耶？公卿不下士，尚矣，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，幸孰大焉。愚雖不足以齒士，猶當從侯之後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。然先王之制，士不傳贄為臣，則不見於王公，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，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，而為士者世守焉。師道於公，前有貴賤之嫌，後無平生之舊，公雖可見，禮可去乎？且公之見招，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，若昧冒法義，聞命走門，則失其所以見招，公又何取焉。雖然，有一於此，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，幅巾東歸，師道當御款段，乘下澤，候公於東門外，尚未晚也。」及惇為相，又致意焉，終不往。官潁時，蘇軾知州事，待之絕席，欲參諸門弟子間，而師道賦詩有「向來一瓣香，敬為曾南豐」之語，其自守如是。

與趙挺之友婿，素惡其人，適預郊祀行禮，寒甚，衣無綿，妻就假于挺之家，問所從得，卻去，不肯服，遂以寒疾死。

李廌

李廌，字方叔，其先自鄆徙華。廌六歲而孤，能自奮立，少長，以學問稱鄉里。謁蘇軾于黃州，贄文求知。軾謂其筆墨瀾翻，有飛沙走石之勢，拊其背曰：「子之才，萬人敵也，抗之以高節，莫之能禦矣。」廌再拜受教。而家素貧，三世未葬，一夕，撫枕流涕曰：「吾忠孝焉是學，而親未葬，何以學為！」旦而別軾，將客游四方，以葳其事。軾解衣為助，又作詩以勸風義者。於是不數年，盡致累世之喪三十餘柩，歸窆華山下，范鎮為表墓以美之。益閉門讀書，又數年，再見軾，軾閱其所著，歎曰：「張耒、秦觀之流也。」

鄉舉試禮部，軾典貢舉，遺之，賦詩以自責。呂大防歎曰：「有司試藝，乃失此奇才耶！」軾與范祖禹謀曰：「廌雖在山林，其文有錦衣玉食氣，棄奇寶于路隅，昔人所歎，我曹得無意哉！」將同薦諸朝，未幾，相繼去國，不果。軾亡，廌哭之慟，曰：「吾愧不能死知己，至於事師之勤，渠敢以生死為間！」即走許、汝間，相地卜兆授其子，作文祭之曰：「皇天后土，鑒一生忠義之心；名山大川，還萬古英靈之氣。」詞語奇壯，讀者為悚。中年絕進取意，謂潁為人物淵藪，始定居長社，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。卒，年五十一。

鷹喜論古今治亂，條暢曲折，辯而中理。當喧溷倉卒間如不經意，睥睨而起，落筆如飛馳。元祐求言，上《忠諫書》、《忠厚論》並獻《兵鑒》二萬言論西事。朝廷擒羌酋鬼章，將致法，鷹深論利害，以為殺之無益，願加寬大，當時韙其言。

劉恕

参见：《劉道原十國紀年序》

劉恕，字道原，筠州人。

父渙，字凝之，為潁上令，以剛直不能事上官，棄去。家于廬山之陽，時年五十。歐陽修與渙，同年進士也，高其節，作《廬山高》詩以美之。渙居廬山三十餘年，環堵蕭然，饘粥以為食，而遊心塵垢之外，超然無戚戚意，以壽終。

恕少穎悟，書過目即成誦。八歲時，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，恕應聲曰：「以其兄之子妻之。」一坐驚異。年十三，欲應制科，從人假《漢》、《唐書》，閱月皆歸之。謁丞相晏殊，問以事，反覆詰難，殊不能對。恕在鉅鹿時，召至府，重禮之，使講《春秋》，殊親帥官屬往聽。未冠，舉進士，時有詔，能講經義者別奏名，應詔者才數十人，恕以《春秋》、《禮記》對，先列注疏，次引先儒異說，末乃斷以己意，凡二十問，所對皆然，主司異之，擢為第一。他文亦入高等，而廷試不中格，更下國子試講經，復第一，遂賜第。調鉅鹿主簿、和川令，發強摘伏，一時能吏自以為不及。恕為人重意義，急然諾。郡守得罪被劾，屬吏皆連坐下獄，恕獨恤其妻子，如己骨肉，又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詆。

篤好史學，自太史公所記，下至周顯德末，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，無所不覽，上下數千載間，鉅微之事，如指諸掌。司馬光編次《資治通鑒》，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。光對曰：「館閣文學之士誠多，至於專精史學，臣得而知者，唯劉恕耳。」即召為局僚，遇史事紛錯難治者，輒以諉恕。恕于魏、晉以後事，考證差繆，最為精詳。

王安石與之有舊，欲引置三司條例。恕以不習金穀為辭，因言：「天子方屬公大政，宜恢張堯、舜之道以佐明主，不應以利為先。」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眾心者，勸使復舊，至面刺其過，安石怒，變色如鐵，恕不少屈。或稠人廣坐，抗言其失無所避，遂與之絕。方安石用事，呼吸成禍福，高論之士，始異而終附之，面譽而背毀之，口順而心非之者，

皆是也。恕奮厲不顧，直指其事，得失無所隱。

光出知永興軍，恕亦以親老，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，許即官修書。光判西京御史臺，恕請詣光，留數月而歸。道得風攣疾，右手足廢，然苦學如故，少間，輒修書，病亟乃止。官至祕書丞，卒，年四十七。

恕為學，自曆數、地里、官職、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，皆取以審證。求書不遠數百里，身就之讀且抄，殆忘寢食。偕司馬光游萬安山，道旁有碑，讀之，乃五代列將，人所不知名者，恕能言其行事始終，歸驗舊史，信然。宋次道知亳州，家多書，恕枉道借覽。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，恕曰：「此非吾所為來也，殊廢吾事。」悉去之。獨閉閣，晝夜口誦手抄，留旬日，盡其書而去，目為之翳。著《五代十國紀年》以擬《十六國春秋》，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，《史記》、《左氏傳》所不載者，為《通鑒外紀》。

家素貧，無以給旨甘，一毫不妄取於人。自洛南歸，時方冬，無寒具。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，辭不獲，強受而別，行及潁，悉封還之。尤不信浮屠說，以為必無是事，曰：「人如居逆旅，一物不可乏，去則盡棄之矣，豈得齎以自隨哉？」好攻人之惡，每自訟平生有二十失、十八蔽，作文以自警，亦終不能改也。

死後七年，《通鑒》成，追錄其勞，官其子羲仲為郊社齋郎。次子和仲有超軼材，作詩清奧，刻厲欲自成家，為文慕石介，有俠氣，亦蚤死。

王無咎

王無咎，字補之，建昌南城人。第進士，為江都尉、儀真主簿、天台令，棄而從王安石學，久之，無以衣食其妻子，復調南康主簿，已又棄去。好書力學，寒暑行役不暫釋，所在學者歸之，去來常數百人。王安石為政，無咎至京師，士大夫多從之遊，有卜鄰以考經質疑者。然與人寡合，常閉門治書，惟安石言論莫逆也。安石上章薦其才行該備，守道安貧，而久棄不用，詔以為國子直講，命未下而卒，年四十六。

蔡肇

蔡肇，字天啟，潤州丹陽人。能為文，最長歌詩。初事王安石，見器重。又從蘇軾遊，聲譽益顯。第進士，歷明州司戶參軍、江陵推官。元祐中，為太學正，通判常州，召為

衛尉寺丞，提舉永興路常平。徽宗初，入為戶部員外郎，兼編修國史，言者論其學術反覆，提舉兩浙刑獄。張商英當國，引為禮部員外，進起居郎，拜中書舍人。前此，試三題，率以宰相上馬為之候，肇援筆立就，不加潤飾，商英讀之擊節。才逾月，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，罷為顯謨閣待制、知明州，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，非議辟雍以為不當立，奪職，提舉洞霄宮。會赦，復之，卒。

李格非

李格非，字文叔，濟南人。其幼時，俊警異甚。有司方以詩賦取士，格非獨用意經學，著《禮記說》至數十萬言，遂登進士第。調冀州司戶參軍，試學官，為鄆州教授，郡守以其貧，欲使兼他官，謝不可。入補太學錄，再轉博士，以文章受知于蘇軾。常著《洛陽名園記》，謂「洛陽之盛衰，天下治亂之候也」。其後洛陽陷於金，人以為知言。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，以為檢討，不就，戾執政意，通判廣信軍。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，出必乘車，氓俗信惑，格非遇之途，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，窮治其姦，杖而出諸境。召為校書郎，遷著作佐郎、禮部員外郎，提點京東刑獄，以黨籍罷，卒，年六十一。

格非苦心工於詞章，陵轢直前，無難易可否，筆力不少滯。嘗言：「文不可以苟作，誠不著焉，則不能工。且晉人能文者多矣，至劉伯倫《酒德頌》、陶淵明《歸去來辭》，字字如肺肝出，遂高步晉人之上，其誠著也。」

妻王氏，拱辰孫女，亦善文。女清照，詩文尤有稱于時，嫁趙挺之之子明誠，自號「易安居士」。

呂南公

呂南公，字次儒，建昌南城人。於書無所不讀，于文不肯綴緝陳言。熙寧中，士方推崇馬融、王肅、許慎之業，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，一試禮闈不偶，退築室灌園，不復以進取為意。益著書，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，遂以「衮斧」名所居齋。嘗謂：「士必不得已於言，則文不可以不工，蓋意有餘而文不足，則如吃人之辨訟，必未始不虛，理未始不直，然而或屈者，無助於辭而已。觀書契以來，特立之士，未有不善於文者。士無志於立則已，必有志焉，則文何可以卑賤而為之？故毅然盡心，思欲與古人並。」

元祐初，立十科薦士，中書舍人曾肇上疏，稱其讀書為文，不事俗學，安貧守道，志希古人，堪充師表科，一時廷臣亦多稱之。議欲命以官，未及而卒。遺文曰《灌園先生集》，傳於世。

郭祥正

郭祥正，字功父，太平州當塗人，母夢李白而生。少有詩聲，梅堯臣方擅名一時，見而歎曰：「天才如此，真太白後身也！」舉進士，熙寧中，知武岡縣，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。時王安石用事，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，有異議者，雖大臣亦當屏黜。神宗覽而異之，一日問安石曰：「卿識郭祥正乎？其才似可用。」出其章以示安石，安石恥為小臣所薦，因極口陳其無行。時祥正從章惇察訪辟，聞之，遂以殿中丞致仕。後復出，通判汀州。知端州，又棄去，隱于縣青山，卒。

米芾

米芾，字元章，吳人也。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，補浛光尉。歷知雍丘縣、漣水軍，太常博士，知無為軍，召為書畫學博士，賜對便殿，上其子友仁所作《楚山清曉圖》，擢禮部員外郎，出知淮陽軍。卒，年四十九。

芾為文奇險，不蹈襲前人軌轍。特妙于翰墨，沈著飛翥，得王獻之筆意。畫山水人物，自名一家，尤工臨移，至亂真不可辨。精于鑒裁，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，必得乃已。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扇上，蘇軾亦喜譽之。冠服效唐人，風神蕭散，音吐清暢，所至人聚觀之。而好潔成癖，至不與人同巾器。所為譎異，時有可傳笑者。無為州治有巨石，狀奇醜，芾見大喜曰：「此足以當吾拜！」具衣冠拜之，呼之為兄。又不能與世俯仰，故從仕數困。嘗奉詔仿《黃庭》小楷作周興嗣《千字韻語》。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，人以為寵。

子友仁，字元暉，力學嗜古，亦善書畫，世號「小米」，仕至兵部侍郎、敷文閣直學士。

劉詵

劉詵，字應伯，福州福清人。中進士第，歷莆田主簿、知廬江縣。崇寧中，為講議司檢討官，進軍器、大理丞，大晟府典樂。詵通音律，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旨，故

委以樂事。又言：「《周官》大司樂禁淫聲、慢聲，蓋孔子所謂放鄭聲者。今燕樂之音，失于高急，曲調之詞，至於鄙俚，恐不足以召和氣。宋，火德也，音尚徵，徵調不可闕。臣按古制，旋十二宮以七聲，得正徵一調，惟陛下才取。」徽宗曰：「卿言是也，五聲闕一不可，《徵招》、《角招》為君臣相說之樂，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，卿宜為朕典司之。」他日，禁中出古鐘二，詔執政召詵按於都堂，詵曰：「此與今太簇、大呂聲協。」命取大晟鐘扣之，果應。又曰：「鐘擊之無餘韻，不如石聲，《詩》所云『依我磬聲』者，言其清而定也。」復取以合之，聲益諧。歷宗正、鴻臚、衛尉、太常寺少卿，纂《續因革禮》，卒。

詵居母喪盡禮，有雙芝生墓側，人以為孝感。

倪濤

倪濤，字巨濟，廣德軍人。丱角能屬文，博學強記。年十五，試太學第一，遂擢進士，調廬陵尉、信陽軍教授。入為太學正，祕書省校書郎、著作佐郎，司勳、左司員外郎。朝廷議有事燕雲，大臣爭先決策，為固位計，皆心知不可，無敢一出口，濤獨言其非。且曰：「景德以來，遼守約不犯邊，盟誓固在，不可渝也。天下久平，士不習戰，軍儲又屈，毋輕議以詒後患。」王黼怒曰：「君敢沮軍事邪！」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，貶監朝城縣酒稅，再徙茶陵船場，卒，年三十九。死之明年，金人犯闕，朝廷憶濤言，官其一子。有《雲陽集》傳於世。

李公麟

李公麟，字伯時，舒州人。第進士，歷南康、長垣尉，泗州錄事參軍，用陸佃薦，為中書門下後省冊定官、御史檢法。好古博學，長於詩，多識奇字，自夏、商以來鐘、鼎、尊、彝，皆能考定世次，辨測款識，聞一妙品，雖捐千金不惜。紹聖末，朝廷得玉璽，下禮官諸儒議，言人人殊。公麟曰：「秦璽用藍田玉，今玉色正青，以龍蚴鳥魚為文，著『帝王受命之符』，玉質堅甚，非昆吾刀、蟾肪不可治，琱法中絕，此真秦李斯所為不疑。」議由是定。

元符三年，病痹，遂致仕。既歸老，肆意于龍眠山岩壑間。雅善畫，自作《山莊圖》，為世寶。傳寫人物尤精，識者以為顧愷之、張僧繇之亞。襟度超軼，名士交譽之，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，然因畫為累，故世但以藝傳云。

周邦彥

周邦彥，字美成，錢塘人。疏雋少檢，不為州里推重，而博涉百家之書。元豐初，游京師，獻《汴都賦》萬餘言，神宗異之，命侍臣讀于邇英閣，召赴政事堂，自太學諸生一命為正，居五歲不遷，益盡力於辭章。出教授廬州，知溧水縣，還為國子主簿。哲宗召對，使誦前賦，除祕書省正字。歷校書郎、考功員外郎，衛尉、宗正少卿，兼議禮局檢討，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。徽宗欲使畢禮書，復留之。逾年，乃知隆德府，徙明州，入拜祕書監，進徽猷閣待制、提舉大晟府。未幾，知順昌府，徙處州，卒，年六十六，贈宣奉大夫。

邦彥好音樂，能自度曲，制樂府長短句，詞韻清蔚，傳於世。

朱長文

朱長文，字伯原，蘇州吳人。年未冠，舉進士乙科，以病足不肯試吏，築室樂圃坊，著書閱古，吳人化其賢。長吏至，莫不先造請，謀政所急，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圃為恥，名動京師，公卿薦以自代者眾。元祐中，起教授于鄉，召為太學博士，遷祕書省正字。元符初，卒。哲宗知其清，賻絹百。

有文三百卷，《六經》皆為辨說。又著《琴史》而序其略曰：「方朝廷成太平之功，制禮作樂，比隆商、周，則是書也，豈虛文哉！」蓋立志如此。

劉弇

劉弇，字偉明，吉州安福人。兒時警穎，日誦萬餘言。登元豐二年進士第，繼中博學宏詞科。歷官知嘉州峨眉縣，改太學博士。元符中，有事於南郊，弇進《南郊大禮賦》，哲宗覽之動容，以為相如、子雲復出，除祕書省正字。徽宗即位，改著作佐郎、實錄院檢討官，以疾卒於官。

弇少嗜酒，不事拘檢。為文辭剸剔瑕纇，卓詭不凡。有《龍雲集》三十卷，周必大序其文，謂：「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，遂為一代儒宗，繼之者弇也」。其相推重如此云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